

《收获》60周年纪念文存（珍藏版）

中篇小说卷（1986—1989）《收获》编辑部 主编

麦秸垛 妻妾成群

铁凝 苏童等 著

收获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  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收

获

60

周年

纪念文存 珍藏版

中篇小说卷（1986—1989）《收获》编辑部 主编

麦秸垛

妻妾成群

铁凝 苏童 等著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  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麦秸垛 麦妾成群/铁凝等著;《收获》编辑部主  
编.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7  
(《收获》60周年纪念文存;珍藏版.中篇小说卷,  
1986—1989)  
ISBN 978-7-02-013029-0

I. ①麦… II. ①铁… ②收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小  
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59452号

总策划 黄育海 程永新  
责任编辑 朱卫净 李 殷  
装帧设计 汪佳诗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 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 
邮政编码 100705  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上海利丰雅高印刷有限公司  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开 本 720毫米×1000毫米 1/16  
印 张 23.25  
字 数 280千字  
版 次 2017年8月北京第1版  
印 次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3029-0  
定 价 99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巴金和靳以先生创办的《收获》杂志诞生于一九五七年七月，那是一个“事情正在起变化”的特殊时刻，一份大型文学期刊的出现，俨然于现世纷扰之中带来心灵诉求。创刊号首次发表鲁迅的《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》，好像不只是缅怀与纪念一位文化巨匠，亦将眼前局蹐的语境廓然引入历史行进的大视野。那一期刊发了老舍、冰心、艾芜、柯灵、严文井、康濯等人的作品，仅是老舍的剧本《茶馆》就足以显示办刊人超卓的眼光。随后几年间，《收获》向读者奉献了那个年代最重要的长篇小说和其他作品，如《大波》（李劫人）、《上海的早晨》（周而复）、《创业史》（柳青）、《山乡巨变》（周立波）、《蔡文姬》（郭沫若），等等。而今，这份刊物已走过六十个年头，回视开辟者之筚路蓝缕，不由让人感慨系之。

《收获》的六十年历程并非一帆风顺，最初十年间她曾两度停刊。先是称之为“三年自然灾害”的困难时期，于一九六〇年五月停刊。一九六四年一月复刊后，又于一九六六年五月被迫停刊，其时“文革”初兴，整个国家开始陷入内乱。直至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，才于一九七九年一月再度复刊。艰难困顿，玉汝于成，一份文学期刊的命运，亦折射着国家与民族之逆境周折与奋起。

浴火重生的《收获》经历了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洗礼，由此进入令人瞩目的黄金时期。以后的三十八年间可谓佳作迭出，硕果累累，呈现老中青几代作家交相辉映的繁盛局面。可惜早已谢世的靳以先生未能亲睹后来的辉煌。复刊后依然长期担任主编的巴金先生，以其光辉人格、非凡的睿智与气度，为这份刊物注入了兼容并包和自由因放的探索精神。巴老对年轻作者尤寄予厚望，他用质朴的语言告诉大家，“《收获》是向青年作家开放的，已经发表过一些青年作家的作品，还要发表青年作家的处女作。”因而，一代又一代富于才华的年轻作者将《收获》视为自己的家园，或是从这里起步，或将自己最好的作品发表在这份刊物，如今其中许多作品业已成为新时期文学

经典。

作为国内创办时间最久的大型文学期刊,《收获》杂志六十年间引领文坛风流,本身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缩影,亦时时将大众阅读和文学研究的目光聚焦于此。现在出版这套纪念文存,既是回望《收获》杂志的六十年,更是为了回应各方人士的热忱关注。

这套纪念文存选收《收获》杂志历年发表的优秀作品,遴选范围自一九五七年创刊号至二〇一七年第二期。全书共列二十九卷(册),分别按不同体裁编纂,其中长篇小说十一卷、中篇小说九卷、短篇小说四卷、散文四卷、人生访谈一卷。除长篇各卷之外,其余均以刊出时间分卷或编排目次。由于剧本仅编入老舍《茶馆》一部,姑与同时期周而复的长篇小说《上海的早晨》合为一卷。

为尊重历史,尊重作品作为文学史和文学行为之存在,保存作品的原初文本,亦是本书编纂工作的一项意愿。所以,收入本书的作品均按《收获》发表时的原貌出版,除个别文字错讹之外,一概不作增删改易(包括某些词语用字的非标准书写形式亦一仍其旧,例如“拚命”的“拚”字和“惟有”“惟恐”的“惟”字)。

特别需要说明的是,收入文存的篇目,仅占《收获》杂志历年刊载作品中很小的一部分。对于编纂工作来说,篇目遴选是一个不小的难题,由于作者众多(六十年来各个时期最具影响力的作家几乎都曾在这份刊物上亮相),而作品之高低优劣更是不易判定,取舍之间往往令人斟酌不定。编纂者只能定出一个粗略的原则:首先是考虑各个不同时期的代表性作品,其次尽可能顾及读者和研究者的阅读兴味,还有就是适当平衡不同年龄段的作家作品。

毫无疑问,《收获》六十年来刊出的作品绝大多数庶乎优秀之列,本丛书不可能以有限的篇幅涵纳所有的佳作,作为选本只能是尝鼎一脔,难免有遗珠之憾。另外,由于版权或其他一些原因,若干众所周知的名家名作未能编入这套文存,自是令人十分惋惜。

这套纪念文存收入一百八十余位作者不同体裁的作品，详情见于各卷目录。这里，出版方要衷心感谢这些作家、学者或是他们的版权持有人的慷慨授权。书中有少量短篇小说和散文作品暂未能联系到版权（毕竟六十年时间跨度实在不小，加之种种变故，给这方面的工作带来诸多不便），考虑到那些作品本身具有不可或缺的代表性，还是冒昧地收入书中。敬请作者或版权持有人见书后即与责任编辑联系，以便及时奉上样书与薄酬，并敬请见谅。

感谢关心和支持这套文存编纂与出版的各方人士。

最后要说一句：感谢读者。无论六十年的《收获》杂志，还是眼前这套文存，归根结底以读者为存在。

《收获》杂志编辑部

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四日

# | 目 录 |

铁 凝	麦秸垛	1
孙甘露	信使之函	62
洪 峰	极地之侧	90
苏 童	1934年的逃亡	132
格 非	迷 舟	172
叶兆言	枣树的故事	194
史铁生	一个谜语的几种简单的猜法	247
马 原	死亡的诗意	275
苏 童	妻妾成群	320

# 麦秸垛

---

铁 凝

当初，那麦秸垛从喧嚣的地面勃然而起，挺挺地戳在麦场上。垛顶被黄泥压匀，显出柔和的弧线，似一朵硕大的蘑菇；垛檐扇出来，碎麦秸在檐边耀眼地参差着，仿佛一轮拥戴着它的光环。

后来，过了些年。春天、夏天、秋天的雨和冬天的雪……那麦秸垛湿了又干，干了又湿，却依然挺拔。四季的太阳晒熟了四季的生命，麦秸垛晒着太阳，颜色失却着跳跃。

太阳很白，白得发黑。天空艳蓝，麦子黄了，原野骚动了。



一片片脊背亮在光天化日之下。男人女人的腰们朝麦田深深弯下去，太阳味儿麦子味儿从麦垅里融融地升上来。镰刀嚓嚓地响着，麦子在身后倒下去。

队长派了杨青跟在大芝娘后头拾麦勒儿捆麦个儿。大芝娘边割麦子边打勒儿，麦勒儿打得又快又结实，一会儿就把杨青丢下好远。

杨青咬牙追赶着大芝娘，眼前总有数不清的麦勒儿横在垅上。一副麦勒儿捆一个麦个子，麦个子捆绑好，一排排躺在裸露出泥土的秃地上，好似一个个结实的大婴儿儿。

杨青先是弯腰捆，后来跪着捆，后来向前爬着捆。手上勒出了血泡，麦茬扞破了脚腕，麦芒在脸上扫来扫去，给脸留下一缕缕红印，细如丝线，被汗蜇得生疼。

大芝娘在前头嘎嘎地笑，她那黑裤子包住的屁股撅得挺高。前头一片欢乐。

四周没有人了，人们早涌到前边欢乐里去。杨青守着捆不尽的麦个儿想哭。

要是四年以前，杨青就会在心里默念“一不怕苦、二不怕死”，然后身上生出力气，或许真能冲上去。那时候她故意不戴草帽，让太阳把脸晒黑。那时候她故意叫手上多打血泡——有一次最多是十二个，她把它们展览给人看。大嫂们捏住她的手，心疼得直“啧啧”。杨青不觉疼，心直跳。那时候过麦收，她怕自己比不过社员，有一回半夜就一个人摸到地里先割起来，天亮才发现那是邻队的地块儿。

那时候就是那时候。现在她好像敌不过这些麦子，这块地。

日子挨着日子，是这样的一模一样，每一个麦收却老是叫端村人兴奋。人们累得臭死，可是人们笑。汗水把皱了许久的脸面冲得舒展开来。

太阳更白了，黑得人睁不开眼。队长在更远的地方向后头喊话，话音穿过麦垅扑散开去：“后头的，别茶懈着！地头上有炸饅子、绿豆饭汤候着你哩，管够！管饱！”

年年都一模一样。年年麦收最忙的几天，各队都要请社员在地头吃炸馃子。四年前，杨青插队的头一年麦收就赶上了吃馃子。那时社员们在地头围严了馃子筐箩和绿豆饭汤大桶，杨青就躲到一边儿去。队长喊她，她说不饿；大芝娘把馃子塞到她手里，她说钱和粮票都在点儿上。人们被逗乐了，像听见了稀罕话儿。后来一切都惯了。甚至，每逢麦收一到，杨青首先想到的就是炸馃子。现在她等待的就是队长那一声鼓动人心的呐喊。在知青点，她已经喝了一春天的干白菜汤。

杨青没有往前赶，就像专等大芝娘过来拉她过去。大芝娘到底小跑过来。

杨青抬起脸，大芝娘已经站在她跟前。这个四十多岁的女人从太阳那里吸收的热量好像格外充足，吸收了又释放着。她身材粗壮，胸脯分外地丰硕，斜大襟褂子兜住口袋似的一双肥奶。每逢猫腰干活儿，胸前便乱颤起来，但活计利索。

杨青望着大芝娘那鼓鼓的胸脯，腿上终于生出些劲。她擦了擦眼，站起来。

“忙走吧，还愣着干什么！”大芝娘招引着杨青。

杨青跟上去，发现前边净是捆好的麦个儿。分明是大芝娘劫了她。

地头上，人们散坐在麦个子旁边那短浅的阴影里，吃馃子、喝汤，开始说闲话解闷儿。那解闷儿的闲话大多是从老光棍栓子大爹那双翻毛皮鞋开始。那皮鞋的典故，端村人虽然早已了解得十分详尽，但端村总有新来人。比如谁家从外村请来了帮工，比如谁家的新媳妇在场，再比如城里来插队的学生。

皮鞋是真正的日本货，硬底，翻毛。那是闹日本时，栓子大爹从炮楼上得来的。村里派当长工的栓子给鬼子送过一趟麦子，栓子赶着空车回来，就捎带回这么一双鞋。刚得到这鞋时，栓子走起路来“咯吱咯吱”；年代久了，皮底掌了又掌，走起路来变成了“咯噔咯噔”。

日本投降了，栓子还一直穿它。解放了，栓子还一直穿它。人们问：“栓子叔，你恨日本鬼子不？”

“兴许就你不恨。”

“那还穿这鞋？”

“谁叫它是鞋呢。”

“这可是日本货哩。”

“你叫它应声儿？我不恨鞋。”

栓子大爷的回答理直气壮却并不周密。许多时候，端村人就是从这双鞋上来审度形势的。那鞋有时也会变得理不直气不壮起来。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前，那鞋便销声隐迹过好一阵。后来，公社的造反派到底为鞋来到端村，勒令栓子大爷三天之内必须交出。否则他也将被踏上一只脚，闹个永世不得翻身。栓子大爷受了些皮肉之苦，造反派却终究没有找到那鞋。再后来，本村造反派包下了此案。栓子大爷把鞋亮给本村的造反派，他们却没有把它当作胜利果实拿走，就因为那是端村的造反派。眼下他们虽然造反披挂，但端村人的习性难变，他们生性心软。

寒来暑往，栓子判断了形势，端村终于又响起了那鞋声。

这是栓子和鞋的故事，却是外来人对鞋的粗浅了解。外来人很少明了那鞋的另一半故事，那一半，没有人在公开场合撺掇栓子大爷。了解那一半，除非你是真正的端村人。

栓子年轻时做长工，恋过村东老效的媳妇。麦收时常常背着东家给那小媳妇送麦子。

栓子恋那媳妇，就是愿意把东家的麦子送给她。

老效在外村窑上干活儿，会烧窑，会针灸，会给女人放血治病。他默默烧窑，扎针、放血却在一方有名。一针下去，有人还阳，也有人半日后归阴。病主人质问老效，老效几句话能把主人噎得哑口无言：“不是放血半天后才咽的气吗？要是不放血，能活那半天？这叫手劲。”主人自讨了没趣，老效却争得了一个传名的机会：是老效的针术又使那就要归阴的女人多活了半天。老效的针有手劲。

老效在外烧窑、扎针，一集回家一次。一次老效回来，看见家里的新麦子，逼问媳妇。媳妇害怕，说出了栓子。老效不露声色，白天只是

和媳妇吃饭、行事。天黑他邀了栓子出来，走近村头场边一个麦秸垛。老效靠在垛上，半晌不响。

黑暗中栓子被吓出了魂儿，那魂儿就在他周身哆嗦。

后来老效开口了：“兄弟，别怕。你想什么我知道。可你那麦子我不稀罕。”

栓子不言语。

“听出来了呗，不稀罕。”

栓子还是不言语。

“这么着，咱换吧。”老效说。

“换？换什么？”栓子还是听不出来。

“把你那皮鞋给了我，我就让你一回。”

栓子听懂了，便不害怕了。只觉浑身的血全冲到脸上，又沉到脚后跟。他捏紧了拳头，直往老效跟前凑。

这时散在脚前的麦秸堆一阵窸窸窣窣，老效弯腰抓起一个人来。栓子细看，正是那媳妇。她被绳子绑了，嘴叫毛巾堵着。

“就在这儿，行不？你脱鞋，她这儿由我脱。”老效抓住媳妇的裤腰，媳妇翘起着歪倒在垛前。

栓子再也忍不住，又往前凑凑，猛然朝黑暗舒出了一个拳头，老效仰翻在麦秸堆上。栓子又是一拳，又是一拳，又是一拳。老效没了响声儿。

栓子给那媳妇松了绑，拽出嘴里的毛巾，指着老效对那媳妇说：“他、他不算个汉们家，他畜牲不如！你不能跟他。你，你跑了吧！”

老效媳妇一跺脚跑了。栓子把半死的老效背回家，扔在炕上说：“忙给你个人扎一针吧！”

老效媳妇再也没回端村。栓子几年不去村东。

……

四年后杨青了解那后一半故事，她已经算个端村人了。

裸子筐箩被人们吃得露了底。众人四散开，一片脊背朝着太阳。

黄昏，大片的麦子都变成麦个子，麦个子又戳着聚拢起来，堆成一排排麦垛，宛若一个个坚挺的悸动着的乳房。那由远而近的一挂挂大车频频地托起她们，她们呼吸着黄昏升腾起来，升腾起来，开始在柔暗的村路上飘动。

杨青独自站在麦田里，只觉着脚下的大地很生。她没有意识到麦垅里原来还有这样多的细草野花。毛茸茸的野草虽然很细、很乱，但很新；大坂花宛若一面面朝天的小喇叭，也欢欣着响亮起来。被正午的太阳晒蔫了的她，现在才像蓄满了精力。那精力似从脚下新地中注入，又像是被四周那些只在黄昏才散放的各种气味所熏染。又仿佛，是因了大芝娘那体态的施放。那实在就是因了不远处那些坚挺的新麦个儿，栓子大爹那半截故事就埋在那里。杨青身心内那从未苏醒过的部分醒了。胸中正膨胀着渴望，渴望着得到，又渴望着给予。

杨青在黄昏中挪动着脚步，靠了那矗立着的麦个儿的牵动。远的、近的、那被太阳晒得熟透的麦个子。她朝它们走去，一整天存进的热气立刻向她袭来。她感应到那里对她的召唤，那召唤渗透她，又通过她扩散开去。她明白了过去不曾明白的感觉，她明确了过去不敢明确的念头，她一定是爱他，她一定要爱他，那个身材高高的陆野明。

## 二

这两年不比早先。一过麦收知青点上电报便多起来。知青们拿上电报净找队长请假回平易市，躲过麦收才回来吃新麦子馒头。

陆野明也接到了家里的电报。他不找队长，却来到女生宿舍找杨青。“杨青，你出来一下。”他说。

“你进来吧，就我自己。”杨青在宿舍里说。

陆野明顶着门楣走进女生宿舍，杨青便掏出指甲刀剪指甲。

“电报。”陆野明把电报亮给杨青看。

杨青只顾剪指甲，并不关心陆野明手中的东西。

“家里让我回去。”陆野明又说。

“噢。”

杨青继续剪指甲。她剪得很轻快，很仔细，很苦。

“你说我回去吗？”陆野明问杨青。

“我说你应该回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陆野明对杨青的回答没有准备。

“因为来了电报。”

杨青还在剪，剪完又拿小锉一个个锉起来。陆野明第一次发现杨青的手指修长，椭圆形的指甲盖很好看。

“我不回。”陆野明把电报叠了又叠，叠成钝角，又叠成锐角。

“你不回？”

“因为你不回。”

“你怎么肯定我不回？”杨青锉完指甲，把剪刀放进衣兜，双手交叉起来，显得格外安详。

“你也回去？”

“大家都回。”

“那，我也去请假。”陆野明把电报展开、抚平，转身就往外走。

“你回来。”杨青叫住陆野明。

陆野明站下来。

“你的头发还不理？该理了。”杨青说。

陆野明捋了捋头发，觉出有一撮向上翘起，很有弹性。他没敢看杨青，又往外走。杨青却又叫住他说：“快走，我可不走。”

“你……”陆野明又转回身，疑惑地望着杨青。

“哪年麦收我回过家？嗯？”杨青声音很轻，轻成没有声音的暗示。

陆野明回味一下杨青的话，总算从暗示里领略到了希望。他把电报揉成一团故意丢在屋角，很重地推了门，很轻地跑出屋子。

杨青很愉快。因为身在异乡，有一个异性能领略自己的暗示。再说

那仅仅是暗示吗？那是驾驭，驾驭是幸福的。

下乡第一年，杨青就格外注意陆野明。当时她并不想驾驭谁，只想去关心一个人。早晨起来，陆野明头发上老是沾着星星点点的碎棉球，杨青便知道他的被子拆了做不上。她替他做棉被，还把他划了口子的棉袄也抱过来，缝好，又叠着抱过去。她提醒他理发、洗涮，还常把“吃不了”的饼子滚到陆野明的饭盆里。

陆野明很久才感觉到那关心的与众不同，他也回报着她。

杨青对“1059”农药过敏，那次喷棉花回来就发起高烧。村里唯一的赤脚医生上县培训去了，不知谁请来了老效。那老效急急赶进知青点，从怀里掏出油腻的布包，双手在裤腿上蹭掉些土末儿，往杨青脑门上使些唾沫，抽出一根大针照着印堂就扎。陆野明一把攥住老效的手腕说：“谁让你来的？这是治病？这是祸害人。”他夺过老效的针，替他包裹好，连推带搯把老效请出知青点。他找了辆破车，自己拉着，两个女生护着，一去十二里，把杨青送到县医院。

一路走着，陆野明一看见杨青那光洁、饱满的前额就想哭。他想，老效就在那里抹过唾沫。

谁都知道杨青在关心陆野明，谁都不说杨青的闲话，就因为关心陆野明的是杨青。杨青懂分寸，因为想驾驭。

一次，队长把杨青和陆野明单独分在一起浇麦子。陆野明很高兴，叫上杨青就走。杨青却着急起来，左找右找，总算临时抓到了花儿作伴。

花儿是小池的新媳妇，春天刚跟人贩子从四川来到端村。

陆野明一路气急败坏，杨青和花儿又说又笑。她引她说四川话，问她为什么四川人都爱吃辣椒。

陆野明的气急败坏，花儿的四川口音，都给了杨青满足。

绿色麦田里，灌了浆的麦穗很饱满，沉甸甸地扫着人的腿。陆野明看机子，杨青和花儿改畦口。改几畦就钻进窝棚里坐一会儿，像是专门钻给陆野明看。陆野明跟前只有柴油机。

越到正午，陆野明越觉着没意思。他揪了几把麦穗塞到柴油机的水箱里煮。煮熟了自己不吃，光喊杨青。杨青到底来到井边，陆野明递给她一把熟麦穗。

碧绿的麦穗冒着热气。放在手里搓，那鼓胀的麦粒散落在掌上，溅得手心很痒痒。杨青嚼着，那麦粒带一点咬劲儿。心想剩下几穗给花儿。

“好吃吗？”陆野明坐在麦垅里问杨青。

“好吃。”杨青没有坐。

机井旁边的麦子高，麦穗盖过陆野明的头，齐着杨青的腰。

“跟谁学的？”杨青问。

“你坐下，我告诉你。”

杨青想了想，没有坐。

陆野明又往杨青身边挪挪，他的肩膀碰着了垂着她的手背。杨青往旁边跨了跨。陆野明不知怎么的就攥住了杨青的手。

柴油机的声音很大。

陆野明攥得很死。

杨青努力想抽出自己的手。抽不出。

“你应该放开我。”杨青声音很低，看着远处。

陆野明不放。

杨青突然大声喊起了花儿：“花儿，陆野明给咱们煮麦穗了！”

陆野明不放。

“你应该放开我！”杨青声音更低了，被机器震得有些颤抖。

陆野明抬起头，急不可待地想对杨青说几句什么。在太阳的直射下，他忽然发现杨青唇边那层柔细的淡黄色茸毛里沁出了几粒汗珠，心里一下乱起来。他到底放开了她的手。

“我愿意你放开我，我知道你会放开我。”杨青眼睛向下看，不知是看陆野明的脚，还是看地。“我该找花儿去了。”她说。

杨青迈过了一个麦垅，那正在孕育着果实、充盈着生命的麦棵在她腿下倒下去，又在她身后弹起来。



“陆野明，机器该上水了！”杨青跳过麦垅，回身对陆野明说。

杨青又迈过几垅麦子，顺着凉爽的垄沟朝花儿跑去。

陆野明心里很空旷，他知道她是对的。许久，他眼前只有那几粒汗珠。

他更爱她。她能使他激动，也能使他安静。激动和安静使他对日子挨着的日子才有了盼头。原来在这块土地上不仅是黄土和麦子；不仅是他们以往陌生的柴、米、油、盐；不仅是电影《南征北战》，还有激动中的安静和安静中的激动。

田野还在喧嚣。

陆野明坐在院里，守着一只大筐筛麦子。身边放着铁筛，筛里水不多，而且很浑。他把一块屉布在筛里涮过，拧成半干，擦着新麦粒上的浮土。

陆野明擦好麦子，一簸箕一簸箕地搓到布袋里，准备扛到钢磨上去磨面。沈小凤来到他面前。

沈小凤是刚下来不久的新知青，家也在平易市。家门口有一面“手工织毛衣”的小牌，那是她母亲的活计。沈小凤有时也帮她母亲赶活儿。

过麦收沈小凤接不到家里的电报，家里不需要她回去，也不听她支使。家里和点儿上相比较，沈小凤也愿意待在点儿上。

沈小凤个子挺矮，皮肤细白，双颊常被晒得粉红。两条长过腰际的大辫子沉甸甸地垂在脑后，使她那圆润的下巴往上翘。她爱哭、爱笑，看到蝎虎子嚷着往别人身上扑。

“陆野明，你擦麦子呀？”沈小凤用自己的辫梢摔打着自己的手背。

陆野明只看见一双穿白塑料凉鞋的脚。

“废话。”他不抬眼皮。

“怎么是废话？”

“你不是早看见了。”

“看见了就不能再问问？让我看看擦得怎么样。”沈小凤去扒麦子口袋。